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姻緣傳 第十七回 病瘧漢心虛見鬼 黷貨吏褫職還鄉

竊盜偷人沒飯吃，截路強徒因著極。若教肚飽有衣穿，何事相驅還做賊？
鬼神最忌忘人德，負恩不報猶相逼。
病魔侵子父休官，想是良心傷得忒。

——右調《木蘭花》

卻說晁源從那晌午身上不快，不曾吃午飯就睡了，覺身上就如臥冰的一般冷了一陣，冷過又發起熱來，原來變成了瘧疾。此後便一日一次，每到日落的時節，便發作起來，直等次日早飯以後，出一身大汗，漸漸醒得轉來，漸漸覺得見神見鬼。整夜叫人廝守。熬得那母親兩眼一似膠鍋兒，累得兩鬢一似絲窩兒，好生著忙害怕。後來晁大舍又看見前年被他射死的狐精仍變了一個穿白的妖嬈美婦，與計氏把手，不時到他跟前，或是使扇子扇他，或是使火烘他，或又使滾水潑他；又連那些被他傷害的獐狍雉兔都來咬的咬，啄的啄，這都從他自己的口裡通說出來。胡說了一兩日，又看見梁生、胡旦都帶了枷鎖，領了許多穿青的差人，手執了廠衛的牌票，來他房裡起他的銀子行李，還要拿他同到廠衛裡對證。赤了身子鑽在牀下面，自己扭將蓆子來遮蓋，整夜的亂哄。急得晁夫人告天拜鬥，許豬羊，許願心，無所不至。請了一個醫學掌印的鄭醫官與他救治。

頭一日，那個醫官也在家裡發瘧疾，走不起來。一個門子薦了城隍廟的郎道官，有極好截瘧的符水，真是萬試萬應的。次早請了來到，適值那鄭醫官卻也自己進到衙來，一同請到晁大舍臥房裡面，不曾坐定，只見鄭醫官打得牙把骨一片聲響，身上戰做一團，人也都曉得他是瘧疾舉發，倒都無甚詫異。只是那個郎道官可怪得緊，剛剛書完了符，穿了法衣，左手捻了雷訣，右手持了劍，正在那裡步罡踏鬥，口中唸唸有詞，不知怎的，將那把劍丟在地上，斜了眼，顫做一塊。連那鄭醫官都攙扶到一所空書房牀上睡了，只等得傍晚略略轉頭，叫人送得家去。

又有一個和尚教道：「房內收拾乾淨，供一部《金剛經》在內，自然安靜。」回他說道：「有一部硃砂印的梵字《金剛經》，一向是他身上佩的，久在房中。」和尚又道：「你再請一部《蓮經》供在上面，一定就無事了。」果然叫人到彌陀寺裡請了一部《蓮經》，房裡揩拭淨桌，將《蓮經》同原先的《金剛經》都齊供養了。

晁源依舊見神見鬼，一些沒有效驗。你道卻是為何？若是果真有甚閒神野鬼，他見了真經，自然是退避的，那護法的諸神自然是不放他進去。晁源見的這許多鬼怪，這是他自己虧心生出來的，原不是當真的甚麼鬼去打他。即如那梁生、胡旦好好的活在那裡做和尚，況且晁夫人又替他還了銀子，又有甚麼梁生、胡旦戴了枷鎖來問他討行李銀子？這還是他自己的心神不安，乘著虛火作祟，所以那真經當得甚事！

一時，又在那邊叫喚，說梁生、胡旦叫那些差人要拿了鐵索套了他去。晁夫人問他：「你果然欠他的銀子行李不曾？」晁源從頭至尾告訴的詳詳細細，與晁書學得梁生、胡旦的話，一些不差。晁夫人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怪道他只來纏你！你快把他的原物取出來，我叫人送還與他，你情管就好了。」晁源一骨碌跳將下來，自己把那一包銀子，用力強提到晁夫人面前，把那四隻皮箱也都抬成一處。晁夫人都著人拿到自己房內。晁源又說他兩個合許多差人都跟出去了，從此後那梁胡二人的影也不見了，只剩了狐精合計氏照舊的打攪。晁夫人又許了與他建醮超度，後來也漸漸的不見。

晁源雖是一日一場發瘧不止，只沒有鬼來打攪，便就算是好了。晁夫人要與計氏合那狐仙建醮，怎好與外人說得，只說仍要念一千卷《觀音解難經》。又叫晁書袖了十兩銀子去尋香岩寺的長老，叫他仍請前日唸經的那幾位師傅，一則保護見在的人口平安，二則超度那死亡的托化；又要把梁生、胡旦的鑰匙寄出還他，說他的皮箱已自奶奶取得出來，遇便捎出與你，叫他不要心焦。「恐怕箱裡邊有不該奶奶看的東西在內，所以奶奶也不曾開驗，只替你用封條封住了。」晁書領了夫人的命，收拾出去。

卻說那片雲、無翳，這夜半的時節，見一個金盔金甲的神將，手提了一根鐵杵，到他兩個面前，說道：「你的行李，我已與你取得出來交與女善人收住。早間就有人來報你知道，你可預備管待他的齋飯。」二人醒來，卻是一夢。二人各說夢中所見，一些不差，知是寺中韋陀顯聖，清早起來，就與長老說了。長老道：「既是韋陀老爺顯應，我們備下齋飯，且看有甚人來。」待不多一會，只見晁書走到方丈，師徒三個，彼此看了，又驚又喜。晁書說了唸經的來意，又到片雲的禪房與他兩個說了行李的緣故，二人也把夢裡的事情告訴了一遍。

晁書出來告辭要行，說：「大官人身上不快，衙中有事。」長老道：「這是韋陀老爺叫備齋等候，不是小僧相留。」片雲、無翳又將晁夫人要出行李的始末，當了晁書告訴長老知道。大家甚是詫異，俱到韋陀殿前叩頭祝謝。晁書吃完了齋家去，回了夫人的話。夫人甚是歡喜，倒也把梁生兩個的這件事放下了去。只是晁大舍病了一個多月，只不見好，瘦的就似個鬼一般的，晁夫人也便累得不似人了。

再說晁老兒自從那肅門去了，倚了晁源，就是個明杖一般，如今連這明杖又都沒了，憑那些六房書辦胡亂主文，文書十件上去，倒有九件駁將下來。那一件雖不曾明明的批駁，也並不曾爽利利的批准。惹得一千上司憎惡得象臭屎一般。

也先又攏了上皇犯邊挾賞。發了一百萬內帑，散在北直隸一帶州縣，儲積草豆，以備征剿，不許科擾百姓，這是朝廷的浩蕩之恩。奉了嚴旨，通州也派了一萬多的銀子。晁老兒卻聽了戶房書辦的奉承，將那朝廷的內帑一萬餘金運的運，搬的搬，都抬進衙裡邊，把些草豆加倍的俱派在四鄉各裡，三日一小比，五日一大比。那時年成又好，百姓又不象如今這般窮困，一莖一粒也沒有拖欠，除了正數，還有三四千金的剩餘。把那內帑入了私囊，把這羨餘變了價，將一千銀子分賞了合衙門的人役，又分送了佐領每人一百兩，別的又報了捐助，又在那庫吏手裡成十成百取用，紅票俱要與銀子一齊同繳，弄得庫吏手裡沒了憑據，遇著查盤官到，叫那庫吏典田賣捨的賠償，傾家不止一個。那時節的百姓真是淳良，受他恁般的荼毒，扁擔也壓不出個屁來！若換了如今的百姓，白日沒工夫告狀，半夜裡一定也要告了！就是官手裡不告，閻王跟前，必定也遞上兩張狀子。他卻這般歪做，直等到一個辛閣下來到。

那辛閣下做翰林的時節欽差到江西封王，從他華亭經過，把他的勘合高閣了兩日，不應付他的夫馬，連下程也不曾送他一個。他把兵房鎖了一鎖，這個兵房倒糾合了許多河岸上的光棍，撒起潑來，把他的符節都丟在河內。那辛翰林復命的時節，要具本參他，幸而機事不密，傳聞於外，虧有一個親戚鄭伯龍聞得，隨即與他墊發了八百兩銀子，央了那個翰林的座師，把事彌縫住了。如今辛翰林由南京禮部尚書欽取入閣，到了通州。正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憎。這一番晁老倒也萬分承敬，怎禁得一個閣下有了成心，一毫禮也不收，也不曾相見，也不用通州一夫一馬，自己僱了腳力人夫，起早進京，隨即吩咐了一個同鄉的御史，將他的事款打聽得真真確確，一本論將上去，奉了旨意叫法司提問。抄報的飛蜂也似捎上信來，叫快快打點，說：「揭帖還不曾發抄，人尚不曉得本上說是甚的。」唬得那晁老不住的只是溺那扭黑衝鼻子醜氣的尿，叫人聞了聞，卻原來溺的不是尿，卻是臘腳陳醋。

晁夫人一個兒子絲絲兩氣的病在牀上，一個丈夫不日又要去坐天牢，只指望這一會子怎麼得一陣大風，象括那梁灝夫人的一般，把那那肅門從浙川縣括將來才好。如今舉眼無親，要與個商議的人也沒有，又思量道：「若不把梁生、胡旦擠發出去，若得他兩個在這裡，也好商議，也是個幫手。如今他又剃了個光頭，又行動不得了，真是束手無策！」差了晁鳳到城上報房打聽那全本的說話。

不知因甚緣故，科裡的揭帖偏生不貼出來，只得尋了門路，使了五百銀子，仍到那上本的御史宅內，把那本稿抄得出來。看了那稿上的說話，卻不知從那裡打聽去的，就是眼見也沒有看得這等真。晁鳳持了本稿星飛跑了回來，遞與晁老看。道：

湖廣道監察御史歐陽鳴鳳，為擊且污鄙州官、以清畿甸事：《書》云：『民為邦本，本固邦寧。』矧邦畿千里之內，擁黃圖而供玉食，惟民是藉。所以長民之吏必得循良愷悌之人，方不愧於父母之任。且今醜寇跳樑，不時內犯，閭閻供億煩難，物力堵御不易。百計噢咻，尚恐溝瘠不起，再加貪墨之夫，吸民之髓，括地之皮，在皇上輦轂之下，敢於恣賊以逞。如通州知州晁思孝其人者，空負昂藏之殼，殊無廉恥之心。初叨巖邑，政大愧於烹鮮；再典方州，人則嫌其銅臭。猶曰曖昧之行，無煩吹洗相求，惟將昭彰於耳目，怨毒於人心者，縷析為皇上陳之：

結交近侍者有禁，思孝認閹宦王振為之父，大州大邑，不難取與以如攜；比交匪妻者可羞，思孝與優人梁壽結為親，阿叔阿咸，彼此稱呼而若契。倚快手曹銘為線索，百方提掇，大通暮夜之金，平其衡之贓八百，吳兆聖之賄三千，羅經洪之金珠，納於酒罈，而過送者屈指不能悉數。

聽蠹子晁源為明杖，凡事指陳，盡快是非之案。封祝齡之責四十，熊起渭之徒五年，櫃子維之土田，誣為官物，而自潤者更僕難以縷指。告狀訴狀，手本呈詞，無一不為刮金之具；原告被告，干證牽連，有則盡為納贖之人。牙行鬥秤，集租三倍於常時；布帛絲麻，市價再虧於往日。

至於軍前草豆，皇上恐其擾累民間，以滋重困，特發帑銀，頒散畿內，令其平價蓄儲。嚴旨再申，莫不祇懼。思孝敢將原頒公帑盡入私囊，料草盡派裡下，原額之外，仍多派三千有奇，將一千俵賞衙官衙役以稱其口，以一千報為節省轉博其名。皇上之金錢攫搏無忌，尚何有於四境之民也！

此一官者，黷技本自不長，靈竅又為利塞；狼性生來欠靜，鼻孔又被人牽。仗乞皇上大奮宸嚴，敕下法司審究。若果臣言不謬，如律重處，以雪萬家之怨，以明三尺之靈，地方與官箴，兩為幸甚！

晁老兒看本稿，把個舌頭伸將出來，半日縮不進去。晁夫人問道：「本內卻是怎麼說話？」晁老兒只是搖頭。尋思了半夜，要把這草豆銀子散與那些百姓，要他不認科斂；把這一件的大事弭縫得過，別事俱可支吾。連夜將快手曹銘叫進衙內，與他商量。曹銘道：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！百姓們把銀子收得去了，依舊又不替我們弭縫，不過說『起初原是私派，見後來事犯，才把銀子散與我們。』這不成了『糟鼻子不吃酒』，何濟於事？可惜瞎了許多銀子！」晁老道：「依你卻如何主意？」曹銘道：「依了小的，使他的拳頭，搗他的眼兒！拿出這銀子來，上下打點。一定也還使不盡，還好剩下許些，又把別項的事情都洗刷得乾淨。若把銀子拿出來與了他，這事又依舊掩不住，別的事還要打點，仍要拿出自己的銀子來用。小的愚見如此，不知以為何如？」晁老道：「你見得甚是有理。就是你大叔好時，也還不如你這主意。」就依計而行。

到了次日，法司的差人同了道里的差官到州拘拿一千官犯，兩三個把晁老兒牢牢守定，不許他片刻相離，別的多去叫那些本內有名人犯，又定要晁源出官。差人開口成千成百的詐銀子，送到五百兩還不肯留與體面，仍要上繩上鎖。

卻又遇著一個救星，卻是司禮監金公，名英，是我朝第一個賢宦，下到通州查驗城池草豆。晁老被差人扭別住了，出去迎接不得。他那門下的長隨聞知差人詐到五百兩，還要凌辱，金公叫人吩咐：「晁知州雖然被論，不曾奉旨革職，又非敵衛拿人，何得擅加木丑鎖？如差人再敢凌辱，定行參拿。」只因金公吩咐了這一聲，比那霹靂更自不同。差人不說金公是那不平的路，只說金公與晁老相知，從此在晁老身上一些也不敢難為。留差人在衙內住歇，收拾了一二日，同差人投見了法司，收入刑部監內，先委了山東道御史、山東司主事，大理寺寺副會問。

卻說那快手曹銘雖是個衙役，原來是一個大通家，綽號叫做「曹鑽天」，京中這些勢要的權門多與他往來相識。又虧不盡晁源害病，出不來胡亂管事，沒人掣得他肘，憑他尋了個妥當的門路，他自己認了指官誣騙的五六百兩贓，問了個充軍。晁老兒止坐了個不謹、冠帶閒住。

那些派他草豆的百姓，內中有幾個老成的，主持說道：「他雖然侵欺了萬把銀子，我們大家已是攤認了，你便證出他來，這銀子也不過入官，斷沒有再還我們的理。我們且要跟了隨衙聽審，不知幾時清結，倒誤了作莊家的工夫，後來州官又說我們不是淳良百姓。我們大家齊往道里遞一張連名公狀，說當初草豆是發官銀買的，並未私派民間；如今農忙耕麥之際，乞免解京對審。」道里准了狀子，與他轉了詳，晁老兒遂得了大濟，這又虧了曹銘。問官呈了堂，又駁問了一番，依舊擬了上去，法司也就允詳覆本。那歐陽御史不過是聽那辛閣下的指使，原與晁老無仇，參過他一本，就算完他的事了，所以也不來定要深入他罪。奉旨發落下來，俱依了法司的原擬，曹銘問了遵化衛軍。這一場事，晁老也通常費過五千餘金，那草豆官銀仍落得有大半，回到衙內，晁夫人相見了，也還是喜歡。

卻又晁源漸覺減了病症，也省得人事了，查問那梁生、胡旦的銀子皮箱，晁夫人禱告許願心的事，大家都眾口一詞，學與知道。他說：「那有鬼神！是我病得昏了。如何卻把銀子行李要去還他？這是我費了許多心留下的東西，卻如何要輕易還他？難道他還有甚麼錦衣都督不成！我怕他則甚！若我把他首將出去，他卻不人財兩空麼？這點東西是他留下買命的錢，那怕使他一萬兩何妨！」每日與晁夫人相鬧。晁夫人道：「咱家中東西也自不少，你又沒有三兄六弟分你的去。縱然有個妹子，他已嫁夫著主去了，我就與他些東西，這是看得見的。你若能安分，守住自己的用，只怕你兩三輩子還用不盡哩！希罕他這點子贓東西做甚！你若再還不肯，寧可我照數賠你罷了。你不記得你前日那個凶勢，幾乎唬死我哩！」他又說道：「娘有東西是我應得的，怎麼算是賠我？我只要他兩個的東西！」晁夫人道：「他的東西，我已叫人還與他了。」晁源那裡肯聽？在那枕頭上滾跌叫喚，晁夫人只是點頭。

夫人還坐在房內，只見晁源的瘡疾又大發將來，比向日更是利害，依舊見神見鬼。梁生、胡旦又仍舊戴著枷鎖，說他皮箱裡面不見了一根紫金簪，一副映紅寶石網圈。梁生皮箱內不見二九緬鈴、四大顆明珠，說都是御府的東西，押來起取。晁源自問自答的向頭上拔下那支簪來，又掇過一個拜匣開將來，遞出那網圈、緬鈴、胡珠，送在晁夫人手內。晁夫人接過來看，說道：「別的罷了，這兩個金疙瘩能值甚麼，也還來要？」正看著，那緬鈴在晁夫人手內旋轉將起來，唬得晁夫人往地下一擦，面都變了顏色。晁老叫人拾得起來，包來放在袖內。可煞作怪，這幾件物事沒有一個人曉得的。就是梁生、胡旦也並無在晁書面前提起半個字腳，這不又是韋陀顯聖麼？那日自己掇皮箱、搬銀子，連晁老也都不信。這一番卻是晁老親眼見的。晁夫人又與他再三祝贊，直到次日五更方才出了一身冷汗，漸漸醒轉，直到晁老學與他這些光景，他方略略有些轉頭，一連又重發了五六場，漸漸減退。

晁老專等兒子好起，方定起身。晁源又將息省得人事，犯命攬掇叫晁老尋分上，自己上本，要辯復原官。晁源要了紙筆，放在枕頭旁邊，要與他父親做本稿，窩別了一日，不曾寫出一個字來，極得那臉一造紅，一造白的；恰好一個丫頭進房來問他吃飯，他卻暴躁起來，說：「文機方才至了，又被這丫頭攪得回了！」打那丫頭不著，極得只是自己打臉。晁老被兒子這胡說，算計便要當真上起本來要復官職。

曹快手那時保出在外，變產完贓。晁老叫他進衙，商量上本的事。曹銘聽說，驚道：「好老爺！胡做甚的？昨日天大的一件事，虧了福神相救，也不枉了小人這苦肉計，保全老爺回家夠了，還要起這等念頭！若當真上了辯復的本，這遭惹得兩衙門亂參起來，便是漢鐘離的仙丹救不活了！如今趁著小人在家，或是旱路，或是水路，快快收拾起身；只怕小人去後，生出事來，便再沒有人調停了。」一篇話說得那晁老兒削骨淡去，將曹銘的話說與晁源。晁源那裡肯伏？只是說道該做，惟恨他不曾好起，沒人會做本稿，又沒有得力的人京中幹事。若帶了晁住來，也還幹得來，恰好又都不在，悔說：「這是定數了！」這晁夫人道：「若你爺兒兩個肯回去，我們同回更好；若你爺兒兩個還要上本復官，且不去，我自己先回家去住去年把再來。」

晁老只得算計起身。行李重大，又兼晁源尚未起來，要由河路回去。叫人僱了兩隻座船，收拾行李，擇了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身。那日，曹快手還邀了許些他的狐群狗黨的朋友，紮縛了個彩樓，安了個果盒，拿了雙皂靴，要與晁老脫靴遺愛。那晁老也就腆著臉把兩隻腳伸將出來，憑他們脫將下來，換了新靴，方才縮進腳去。卻被人編了四句口號：

世情真好笑呵呵！三載贓私十萬多。喜得西台參劾去，臨行也脫一雙靴！

晁夫人先兩日叫晁書拿了十兩銀子，兩匹改機醬色闊綢，二匹白京綢，送與梁生、胡旦做冬衣，叫他等我們起身之日，送到十來裡外，還他的皮箱等物。那晁雲、無翳感謝不盡，又到晁夫人生位跟前叩頭作謝。那日晁夫人的船到了張家灣，只見岸上擺了許多盒子，兩個精緻小和尚立在跟前，看見座船到了，叫道：「住了船。」晁夫人看見，心裡明白。晁書也曉得這是梁生胡旦。只是晁老、晁源影也不曉得他在香岩寺做了和尚。若早知道，也不知從幾時趕得去了。叫人傳到船上，說是梁生、胡旦二人來送。晁老、晁源吃了一驚。既已來到面前，只得叫他上到船來。晁老父子若有個縫，也羞得鑽進去了。幸得那梁生、胡旦只是叩頭稱謝，「一向取擾，多蒙覆庇」，再不提些別的事情。也請晁夫人相見，也不過是尋常稱謝。

晁源爺子雖是指東話西，蓋抹得甚是可笑，先是一雙眸子■毛焉，便令人看不上了。叫人把那些盒子端到船上，兩盒果餡餅，兩盒蒸酥，兩盒薄脆，兩盒骨牌糕，一盒薰豆腐，一盒甜醬瓜茄，一盒五香豆鼓，一盒福建梨乾，兩個金華醃腿，四包天津海味。晁老父子也帶著慚愧收了他些。因說投了司禮監金公，受了禮部的度牒，在香岩寺出家。晁老驚道：「香岩寺在通州城外，怎麼通沒個信息，也絕不出來走走？就忘了昔日的情義？」梁胡二人道：「怎敢相忘！時常要進來望望老爺奶奶，只是那地方攔住了不叫進見。」說得那晁源的臉就如猴屁股一般。

留他吃了齋，他也並不說起行李，竟要起身。晁老說道：「前日寄下的行李正苦沒處相尋，如今順帶了回去罷。」叫人將那四隻皮箱，一包裏銀子，依舊還是藍袱裹緊，藍帶井字捆得堅固，又將金簪、網圈、緬鈴、四粒胡珠，用紙包了，俱送將出來。晁夫人也走到面前。梁胡二人見晁老爺子俱在面前，這包銀子好生難處，又不好說夫人已經賠過，又不好收了回來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們只把皮箱收去；這銀子原是我們留下孝敬老爺與大官人的，我們斷然不肯都將了去。」彼此推讓了許久，晁夫人道：「你既不肯收得，只當是我們的銀子，你拿去，遇有甚麼做好事的地方，或是修橋，或是蓋廟，你替我們用了，就如送了我們的一般。」那梁胡二人方才都收了回去。晁夫人又叫他把皮箱開鎖查驗，他苦說鑰匙不曾帶來，未曾開得看來。也不曾留他甚麼東西，若是留了他的，還不夠叫韋馱來要的哩！

後來那六百三十兩銀子，他兩個也不曾入己，都糴了穀，囤在空房裡，春夏遇有那沒穀吃的窮人，俱借與他去，到秋收時節，加三利錢，還到倉來。那借去的人都道是和尚的東西，不肯逋欠。他後來積至十數萬不止，遇旱遇災，通州的百姓全靠了這個過活，並無一個流離失所的人。胡梁二人後日有許多的顯應，成了正果，且放在後邊再說。這是：

屠人才放刀，立便成菩薩。居士變初心，滿身披鐵甲。請看猢猻王，不出觀音法。